

东南亚华文文学中的“神性书写”

——晨砚小说的个案

►许文荣

引言

东南亚是一个信仰氛围非常浓厚的区域,世界所有重要的宗教皆在这里拥有数量庞大的信徒,并且对塑造当地人的价值与性格气质有着微妙的作用。分布在各个东南亚国家的华人,同样也为这浓厚的宗教气息所感染。除了传统的民间宗教与佛教、道教之外,东南亚也信奉天主教、基督教、伊斯兰教、兴都教等。宗教信仰的经验与体悟,很自然地会转化为文字形象,显现在他们的文学创作当中,建构了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另一种心灵图像,创造了另一种类型的文学形式,这是一项尚未真正开发而值得我们去探研与开拓的论题。

本文以马华作家晨砚^①为个案,探析东南亚“神性书写”的文本形式。作为一项初步的研究,论文不拟涉入太多的理论架构,主要是以文本细读的方式切入,归纳出她的作品在“神性书写”上的几种文本范式。在一定的程度上,晨砚的个案可以折射东南亚华文文学“神性书写”的某种倾向,可作为这

^① 原名黎美容。毕业于吉隆坡美术学院,陶艺工作者。1979年开始写作,1983年以《庐山烟雨浙江潮》参加台湾联合报世界小说征文比赛,进入决选。1993年《蕉风岭》获评为《亚洲周刊》第3届环球小说比赛入选佳作。除小说之外,她也写散文、艺评及专栏等。

项研究的一个引路,可供后续者在理论及阐释上进行更深入的挖掘。

晨砚的小说数量并不多,但却有独特的风情。她的小说天然去雕饰,立意在于言外。在今天这讲究文学包装的年代,她好像有点脱节,跟不上时代。不过,在后现代无价值、平面化的叫嚷中,她仍然执著于永恒意义的思考,显得特立独行。是作为一个追求自我的艺术家身份,让她走自己的路?或者是她内心深处的信仰,使她可以不随世俗,只跟随那灵性的召唤?她的作品既有道家返璞归真、自然洒脱的情境,又有宗教家悲天悯人、叩问生命的热忱。

在上世纪60、70年代的马华社会,知识分子多受“左”派思维的鼓舞,孜孜于建立一个同富共贫,没有压迫、欺诈的理想国。那时候宗教信仰被视为麻醉、怯懦、逃避的代名词,在那个年代,没有明显的神性追求,尤其在文学创作。从80年代开始,特别是“左”派狂飙在大陆由盛转衰,国家从锁国闭关走向改革开放,很多马华文化人也开始寻找新的人生方向,宗教信仰不再是一种禁忌,而是另一种希望。随之而起的是宗教文学,特别是佛教与基督教(包括天主教)。人在世俗生活中遇到种种困顿时,往往会对生命展开寻根究底的追问:人为何遭遇苦难?人生的意义是什么?我为谁而活?我死后将往何处去?有没有掌管一切的终极上帝/道?这样的寻问激起了许许多多的神性思考。马华作家当中开始有人涉入这样的题旨,晨砚便是其中的一位佼佼者。她为马华文体营造了新的品种,我称之为“神性书写”。

“宗教文学”是比较宽泛的概念,范围可以包括佛教、基督/天主教、伊斯兰教的文学,也可以涵盖宗教经典中具有文学性的成分,不一定是纯文学的创作。我所谓的“神性书写”指的是一种文学写作类型,把个人的灵性体验、神性思考、信仰经历、对终极价值的追求、对终极生命的叩问等化为文学的形象、图式、叙事与话语。那些无神论的宗教、那些刻板的说教语言、那些简单直接的见证文章,不在我所说的范畴内。

一、晨砚小说的“神性书写”

晨砚的“神性书写”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。若以基督神性书写来说,她可以说是马华文坛的第一人,第一位真正有意用此文体的作家。90年代黎紫书崛起,她以繁丽诡异的文字探入人性中既神秘又阴暗的空间,时不时

闪出天国的门槛,但往往又怀疑人是否真的能走进去。^①这是一位与晨砚的风格迥异的神性书写者,但她的小说题材多元,神性不完全能够框得住她。2000年初,又有另外一位神性书写者丁云出现了。他接受基督教比较晚,过去他比较专注于纯粹的社会与政治的大叙述,成为基督徒后他返璞归真,从社会政治课题转入神性的思考。他是一位写作老手,身份又跨越新马,是一位非常值得期待的神性写作“新秀”。

晨砚作为神性书写的开拓者,又是一位在写作跑道上的远程选手,在小说、散文、艺术随笔等方面都有不俗的表现。以她艺术系的出身,同时又是一位陶艺工作者来看,她能把文学与艺术结合得比较好。像她这样的身份在东南亚华文作家群中并不多见。她的专业背景使她具有敏锐的艺术心思,作品信手拈来,总有丰满的艺术含量,不需太多的人为装饰,美在自然。

(一)“意象型”的神性书写

晨砚70年代末、80年代初的小说以“意象”取胜,例如《雕塑家的失恋》(1979年)、《花》(1980年)、《不用树胶擦的人》(1981年)^②等。《雕塑家的失恋》是晨砚的第一篇小说,嘲讽的是一位优秀的雕塑家,竟然对自己所凿出来的雕像顶礼膜拜,对它“注入了万顷的热情,寄托了无限希望”,甚至把它当作恋爱对象,日夜守在其侧倾诉衷情。无奈雕像铁石心肠,高高在上地接受万人的崇拜,却对那位艺术家一点怜悯都没有,只接受万人羡慕的目光,却不愿付出任何的回报。本来嘛,任何雕像都是人造的,他们本质不外泥塑木石,怎能够体会人的情意?又怎能体恤人的痛苦呢?雕像成为这篇文本的重要意象,象征了一切被造之物反过来获得了人的崇拜而成为人心中的“神”,不管那是泥塑木雕的偶像,或者是名、利、地位等。虽然“这确实是一个似是而非的假货”,但是却牢牢地控制了人的心。真正的上帝应该是具有爱与怜悯的,但是这些“假货”却冷酷无情,冥顽不灵。我们应该怪那些雕像呢,还是责备人的愚昧无知呢?就如那位“苦恼僵硬的雕塑家”至死“伏在那

^① 有关黎紫书的神性书写,许文荣曾经在《当文学遇上神学——马华作家黎紫书的个案》中重点讨论了她的《天国之门》、《乐园钥匙孔》、《蛆魔》及《裸跑男人》。她的大部分小说几乎都沉浸在揭示人性中的阴暗世界,似乎影射人的罪性深重,无力折返,唯有期待神性之光的驾临。

^② 见晨砚《且酿彩虹》,千秋事业社,1995年。

个绝望的雕像前”,可怜又可笑!作者通过意象这一媒介,建构了一篇极富嘲讽性的文本,同时揭示了人的信仰迷思。虽然它是作者的第一篇小说,但是却已展示了晨砚小说创作的才华。

《花》是一篇震撼人心的小说。一位花样年华的少女带娣,就这样遭受现实的折磨而枯萎了。她的苦难肯定引起许多读者的同情,同时又会去质问,到底是谁所造成的?是她那狠心抛弃他们一家的父亲,是她那性格暴烈的母亲,还是周围那些鄙视与嘲笑的眼光?不同的读者会有不同的看法,但是不管结论如何,根本的问题是,带娣是一位受苦者。法农在《地球上的受苦者》中,叙述了世界各地的黑人所遭遇的悲惨命运。苦难一直是人类无所不在、挥之不去的梦魇,岂止是黑皮肤的人,黄皮肤、棕皮肤,甚至白皮肤的,都有苦难的经历。这应验了《圣经》的话:当人类的始祖犯罪后,苦难就进入这世界。无论如何,苦难往往与神性的光芒最接近,越到黑暗的尽头,黎明也就越逼近。因为,当苦难压过来时,人便感觉自己的脆弱与无奈,消解了人的自负与顽梗,所谓“人穷则呼天”,经常便是人踏入信仰的第一步。无论如何带娣最后并没有获得解救,反而更加神魂颠倒、魂不守舍,虽然她的母亲也“去拜了神”。是她母亲选错了膜拜对象吗?就如那位雕塑家那样,把假货当真货来办而弄巧成拙?“花”的意象缀满了全篇,为悲沉的气氛喷洒一些的香气,不至于一笔沉到底;满园花开的景色是那么迷人,但是却总是一瞬间又枯萎了,这不就是带娣的写照吗?生命苦短,人有永恒的盼望吗?这是深沉文本里发出的提问。

《不用树胶擦的人》里的胶擦,也是一个很巧妙的意象,表现了作者对信仰的细微思考。小说主人公因为使用了质量级差的胶擦,而把他的参赛画作弄砸了,以及经常擦破了他的作业簿而受老师的斥责,从此不再用胶擦,逼自己永远不能犯错。但是后来他在升学、事业与人际关系上都一败涂地,恍恍惚惚地终其一生。胶擦在文本中表征了信仰或救恩。任何有价值的事物,必会出现假冒的仿制品,例如市面上有假的金银珠宝。实际是,信仰也是如此。有些人因为误信了某些似是而非的宗教,或者因某些神棍的骗财

骗色,或某些神职人员的出轨行为,像黎紫书《天国之门》^①中的林传道,而完全否定了信仰,想要靠着自己的意志成为义人,拯救自己。但是,就如俗语所说:“人非圣贤,孰能无过。”即使圣贤如孔孟,也有犯错的时候。孔子不就因讲过“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”而受近人所批评吗?孟子在和杨朱墨子的门人辩论时,竟然人身攻击,破口大骂对方为禽兽!

《圣经》中说,没有义人,一个也没有。因为世人都犯罪,亏欠了上帝的荣耀。但文本中的主人公为了不用胶擦,他强迫自己永远不犯错,这怎么可能?因此他变为非常的异类,公司给他评语非常贴切:“你这人不适于生存。”实际上,犯错并不可耻,可耻的是永不承认错误。犯错让人看到自己的缺欠,自己的不完美。这位主人公的问题不在于他允不允许犯错,而是选错了“胶擦”。如果他能够有一块真正的“胶擦”,就能够抹掉他一切的过错,他的人生就无须经历如此难以承受的重。真正的信仰就好比一块上好的“胶擦”,能够涂抹人心的阴暗与龌龊,使生命变得更干净、更亮丽。

(二)(人物)“形象型”的神性书写

晨砚 20 世纪 90 年代的作品,以“形象”的塑造为重心,代表作有《蕉风岭》^②(1993 年)与《化装的故事》^③(1996 年)。如果她第一阶段的作品多以具体的物象说故事,例如塑像、花与树胶擦,这一时期她更注重从人物形象去建构小说。《蕉风岭》与《化装的故事》都以刻画与表述女性人物形象为主,这也是晨砚小说创作的另所长,被永乐多斯誉为“马华文坛的优秀女性主义书写者”。^④诚哉斯言。晨砚作为一位女性作家,借着文字为女性发声,扮演了她性别身份上的角色。与此同时,作为一位基督徒,晨砚也对她的信仰有高度的自觉,不忌讳把文学形象与信仰沉思结合,提供给读者另一种阅读

① 这篇小说叙述一位堕落的神职人员的故事,他和一位教士日学的女信徒未婚先孕,但又抛弃她而导致她自杀。后又和另一位弹钢琴的已婚女信徒有染,在她要快刀斩孽情时,跪下来求她留下。这篇小说使黎紫书受到学界的瞩目。黎紫书:《天国之门》,麦田出版,1999 年。

② 载于晨砚《且酿彩虹》。

③ 载于晨砚《1961》。

④ 永乐多斯在《横看成岭侧成峰——黎美容小说〈且酿彩虹〉》中评晨砚的小说:“以敏锐的观察力、细腻的笔触,把困扰女性的种种问题,客观地呈现在读者面前”、“以一双冷眼、一颗热心、一支健笔把女人的所思所惑,从各个角度丝丝缕缕的描绘出来”。

视角。

《蕉风岭》鲜明地刻画了一位职业女性的形象。她在面对家庭与事业双重压力下,疲惫不堪的背后是极度的空虚,并逼使她对永恒价值进行追问:“什么是爱?怎样的爱才是有根有基?”她突然面对“爱的崩溃”的局面,作为一个基督徒她非常焦虑,因为信仰与现实有很大的落差。她所收留的一家九口,其中替她打工的克丽丝汀与伊娃都给她带来很多麻烦。有洁癖的她,不能容忍克丽丝汀如厕后不洗手的习惯,后来克丽丝汀更演出“中邪”的闹剧,弄得她的面包店鸡犬不宁。伊娃是她女儿的保姆,她平时对这位少女疼爱有加,但没想到她也莫名其妙地弄来一张咒图放在孩子的玩具箱里。此外,伊娃的姐姐芭芭拉白天游手好闲,晚上则涂得花枝招展随男人外出,干不正当的职业,这些都令她感到非常困扰。她出于同情才收留她们,没想到她们却“恩将仇报”,使得她对她们的爱突然堵塞了。作为基督徒,她本能地向上帝祷告,在重重压力中她祷告得更殷切,也调动她的丈夫、女儿,甚至她的员工一起祷告。她开始发现自己只为事业忙碌奔波,灵性已逐渐枯干。从员工的“中邪”事件中,又让她领悟了“人心里若没有上帝,中门大开,邪灵就会进去”。她开始更亲近上帝了。

经过一阵内心挣扎之后,她终于把克丽丝汀一家打发走了,但是她心里却被一股强烈的罪咎感所笼罩,她总算理解人的爱是何等的有限,而且是有条件的、缺乏耐心的。《圣经》中所说的“爱是恒久忍耐,又有恩慈……不轻易发怒,不计算人的恶”、^①“要爱你们的仇敌,为逼迫你们的祷告”^②等,对她来说所能够做到的却是很少。文本末作者安排了一大段主人公女儿的祷告,似乎要借着一颗单纯的心去唤醒她在各种现实盘算下那功利的心。她最后向上帝深深地忏悔。

收录在她的新著《1961》这本集子里的《化装的故事》,主要也是借着人物形象说故事。女主人公兰芝,是一位在婚姻的生活上不太美满的中年妇女,这养成了她多愁善感与患得患失的心理。她憧憬着一个像她父亲那样完美无瑕的丈夫,但现实却和她的理想有着巨大的鸿沟。与《蕉风岭》不同的是,除了女性形象外,这篇小说还相当清晰地刻画了男性形象——兰芝的

① 见《新约圣经·哥林多前书》第 13 章 4—8 节。

② 这是耶稣在登山宝训中给予门徒的教导。见《新约圣经·马太福音》第 5 章 44 节。

丈夫顺福。从表层文本来看,顺福好像是相对于兰芝的负面形象。他没出息,一生窝在那小小的邮局当小文员;无所事事时,去玩斗鱼的游戏,“殴斗赌钱取乐”;更恶毒的是,他竟然故意去嫖妓,又回去和太太行房,有意玷污自己的太太,以报复她动不动就搬出父亲把自己比下去。兰芝也确实受到有形无形的羞辱,在那三代同堂的大家庭中,她也只能忍气吞声。幸好家姑家翁还是明理人,没有对她施加新的压力。但婆家毕竟还是婆家,只叫她看开点。不外是男人在外逢场作戏,玩腻了便倦鸟知返;浪子回头金不换云云。兰芝也很努力去做一个贤淑完美的太太与媳妇,但是人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。在极度克制自己的情况下,她逐渐变得很敏感、小心眼、多愁善感、容易心生妒嫉的性格。她在煲汤时,一只壁虎掉在汤里,她把壁虎捞起来,然后若无其事地端给一家人喝。她冷眼地注视着别人喝得津津有味,自己当然一调羹也不动,那时她的表情变得很可怕,似乎有点变态:“她莫名其妙地笑起来,像个在拌煮着一大锅毒汁,要变戏法的女巫。”

她因为流产后不能再生育,对于妯娌的儿女成群,她内心总是很不舒服。当她看见小镇牧师的太太贝尔穿着宽衣,肚子好像有微微凸起,她的“妒嫉像一支箭一样,不能歇止,几乎要射出去了”。她一方面对别人怀孕“莫名的伤心与愤怒”,一方面内心又自我安慰:“这是别人的事,她怀孕关你什么?又不是偷你的丈夫。”显示了她内心的极度矛盾,包括她一直在权衡到底是让丈夫讨个小的,还是任由他在外流落风尘。虽然读者都会同情这个女主人公,但作者似乎没有停止在这里,文本要带出一个永恒的思考:人人都有罪。就如兰芝,尽管她竭尽所能,想成为一块纯洁无瑕的玉,但,不管出自报复,或者受扭曲,她的内心仍然怀着苦毒,罪好像毒蛇一样潜伏在她的心里,随时会发难。就如晨砚在《且酿彩虹》的自序中说,她总觉得天地间有一股正与邪的力量的交战。也就是说,当我们想要为善时,就有恶的声音把我们引导到对立的一面。小说的男女主人公更是如此,文本借着许多的心理语言,让我们看到人的表面行动与内在心理的冲突。例如兰芝何尝不想成为一个完美的人,但是她的心理却怀着毒钩;顺福并非不爱自己的太太,但是在行为上却一直严重地伤害她。故事没有结尾,这是一篇未完成的文本,可以让读者参与创作。不过,作者却留下一些让读者思考的线索。对于兰芝来说,她的“躯体存在,可是灵已死,灵荒凉的躺着”。顺福则有如一只被倒进阴沟的打架鱼,他惊惶失措之余,是否能够游出来?作者留下这些苍茫的布景,是否期待着神性光辉的来临?

(三)“真相型”的神性书写

收录在《1961》这部集子的标题小说《1961》是晨砚最新的作品。从文本中所提及的“独立后50年”这句话可以推断出是2007年的创作。^①《1961》也标志着晨砚小说创作进入了第三阶段,文本特征是寻找“真相”。这有点像我们经常玩的寻宝游戏,你必须完成许许多多的指示,经历各种各样的迷障后才能够寻得至宝。这篇中篇小说的布局也是如此,它让读者有拨开云雾见“真相”的喜悦。它有两个迷雾齐头并进,双线发展地推进情节。一个是感情/爱情的云雾,它的代表人物是云连;二是意识形态的雾障,它的代表人物是崔清泉。

《1961》的故事结构很简单,他叙述一班分离30多年之后的老朋友/老同学/老同乡/老同志,久别重逢,在一家餐馆里头一边用餐一边倾诉各人的际遇。与晨砚过去的小说有点不同的是,《1961》涉及了历史大叙述,左派的运动、马共的斗争跃然纸上。晨砚过去擅长写女性与家庭,这次她非常勇敢地探入这政治禁区。从小写的历史到大写的历史,对她来说是一个具有突破性的尝试。她所叙说的“历史”也符合我们一般所理解的。可见,她是做过一定的功课才下笔的。当然文学的真实与历史的真实还是有区别的。

无论如何,我更加欣赏她寻找“真相”的文本策略,一如剥葱头,一层一层地剥开,最后现出最真纯的颜色。先说感情/爱情的迷雾。云连对爱情的向往,使她徘徊在几个男生的游戏中,最后她认定莫绍文,不惜付出一切代价要和他出国。她非常努力地赚钱,非常刻苦地学外文,但最终莫绍文并没有等她,先出国了。绍文离开后,她仍然还是怀着希望,等存够钱就能与心爱的人在一起了。时间蹉跎,春去秋来,绍文的消息越来越少,最后一句“我从来连她的手都没牵过,我想我不应该有责任”,就这样与云连划清了界线。呜呼,留下深受创伤的痴女。爱情好像并非人生的依靠,自古多情空余恨啊!

再来是意识形态的迷障,文本用非常热闹的笔调进行了表述。他们这批60年代的华校生,似乎没有多少人不受左派思潮的影响与鼓舞。打倒资本家,打倒走资派的政府,为无产阶级斗争,建立一个没有欺压没有剥削的社会。从参加学习,到左派运动,再到走入森林参加马共,他们这班人都在某个程度上

^① 马来亚于1957年独立。1963年连同婆罗洲的沙巴和砂拉越以及新加坡成立马来西亚联邦,1965年新加坡退出这个联邦成为独立国家。

付出了自身的热情,那些像崔清泉那样,拿起武器进森林的,更是摆上一生的岁月。到头来他们得到什么?他们当中有些已经成为资本家,例如池振威、刘正义;有些则完全抛弃中文,把孩子送到英校成为“二毛子”,这些都和他们当初的斗争背道而驰!有些则在被逮捕后,把同志的名字都供出来,害得那些人被逼逃入森林。看来,曾经风靡一时的某种意识形态,也并非人类永恒的依靠。反之,意识形态的斗争使千千万万人成了冤魂。

文本的这两个迷雾,在“遇见上帝”中交汇,开启作者的创作意图。绕了一大圈,崔清泉与云连在泰国的一间教堂碰面,谜团终于揭开了。小说主人公结束了感情与意识形态上的流离,进入了安稳与永恒的上帝国度。然而这种发展是令人有点意外的,不管是崔清泉或云连,他们过去都否定信仰。宗教是人民的鸦片,是麻醉那些被剥削的人们,寄望死后的天国,怎么会起来反抗,因此剥削阶级就能得逞了。然而,这个有毒的信仰,最后却成功地把云连从爱情的创伤中治好,也成功地医治了崔清泉在森林中所经历的各种心灵伤痛。也就是说,这两个谜团的“真相”,要到最后的关头才露出端倪。与此同时,作者对信仰也是点到为止,没有展开大规模的叙说,以免沦为说教文章,这是文本成功之处。

余 论

上文通过对晨砚小说文本进行深入的剖析与解读,释出了她神性书写的文本倾向。从中,我们窥见神性书写并非铁板一块,它有许多的展现与表述方式。它可以借着各种自然与人文物象去说故事,从而指向信仰的思考;它也可以集中对某个人物的刻画,把信仰的思考放在人物的行为举止或内心深处,进而展示人的有限性、人的阴暗面,并由此引申出信仰的意义。它也可以借着对真相的寻找,把故事包含在重重的矛盾挣扎中,雾里看花,再以信仰的力量把迷雾驱散。我们期待晨砚继续以她创作的热诚、艺术的眼光以及信仰的思考,写出更多具有晨砚特色的作品,不管是散文、艺术小品还是小说。对于晨砚将来的小说创作,或许也可以尝试在“意象”、“形象”与“真相”三者进行更繁复的融合,再结合她清新简丽的文字,定能书写出更多别开生面的多声调小说。就如巴赫金所说,多声调是优质小说的重要特色之一。同时,也为东南亚华文文学的神性书写创造更加缤纷亮丽的文本。

(作者单位:马来西亚拉曼大学中文系)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世界华文文学研究. 第六辑/王晓初, 朱文斌主编. —合肥:
安徽大学出版社, 2009. 12

ISBN 978—7—81110—752—4

I. 世... II. ①王... ②朱... III. 中文—文学研究—世界
—文集 IV. I106—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040858 号

世界华文文学研究(第六辑)

王晓初 朱文斌 主编

出版发行 安徽大学出版社
(合肥市肥西路 3 号 邮编 230039)

联系电话 0551—5108468, 5107719

电子信箱 roseahbb@yahoo. com. cn

网 址 www. ahupress. com. cn

责任编辑 刘 云

封面设计 孟献辉

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
印 刷 合肥创新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 710×1000 1/16

印 张 15.5

字 数 250 千

版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—7—81110—752—4

定价:28.00 元

如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